

古為今用 重新演繹

勞倫斯·駱

對有形遺產進行計劃評定以及分析該遺產可能存在之利用方式時，應考慮以下前提：對一處建築物或者樓宇所能施用的最為持續最具適應性的再利用乃是遵循一種和該建築物誕生之時建造意圖最為接近的方式。該處建築的設計自其孕育階段之始便包含了自身所處社會特定的文化、背景、工程、容量、需求特性。若非人類突遭巨變，某些基準，尤其是那些自然中相對普遍存在於的基準，幾乎將會是恆古不變的。若能喚起該遺產具有的歷史延續感，那麼成功的機率便會增大。

在此我們要探討的是可持續性問題，需要高瞻遠矚，保有一種持續包容的利用心態。我們並非正在考量通常可以忽略許多因素的一種短期專案。世上總會有存在於規範外的特例。在此，我並非在鼓吹一種規範，而僅僅是在提議，這是一個好的起點，是一條展開本人分析過程的途徑。

遵循文化的設計

正如先前所說，一座建築的設計體現了該建築所處文化範疇的特性和內含傳統的氣息。一座傳統宗教建築，從它的規劃開始直到成形之時，於其圖案使用、儀式順序、結構裝飾上都明白地展示了這一點。該如何承擔起對這樣一座建築的適應性再利用呢？然而，應付那些沒有那麼古老的建築則不會有如此棘手的事情。

設計背景、建造和容量

在歷史性區域，您可以感覺到建築設計者對於背景總是很敏感。建築物結構更精巧、更和諧地融入了周圍的環境，同時它們與具有獨特風貌的相鄰景區也聯繫緊，比如一座宮殿和環繞它的建築

物。

建築施工的方法與物料對佈局、尺寸、寬度、高度、體積具有限制作用，同時和該建築的計劃用途和容量有相當強的關聯。

一旦您觀察和理解到了這座建築存在的限制，您便會對其可提供的新用途略知一二。您怎樣能夠不經重建一座建築物的某些部分或者增加一些可能會顛覆和摧毀原有設計意圖的東西便可以增加該建築的容納能力？究竟需要怎樣做才可以肯定同時達到適應性的再利用和遺產保護的目的？

舊衣新穿

通過選擇一種與原始用途最為接近的利用途徑，您將會發現遺產保護問題變得更容易處理了。“人為改造最少化，原貌保護最大化”的承諾就可以比較容易地得到兌現。就一座充滿了歷史記憶

* Laurence Loh，馬來西亞檳城建築師，文物保護專家。本文為作者出席2002年9月10-13日澳門舉行的“城市文化遺產的保護：澳門視野”國際會議的講演稿（中譯本）。

的建築而言，它充其量祇會受到極少量的人為介入。它將不會遭受大規模的結構扭曲。相反，它將會像某人喜歡的一件舊襯衫，會讓穿它的人倍感舒適。把這個衣服的比喻更往前推一步，一件衣服可以被修改，但祇是在一定的範圍內，如果超出了這個範圍，那麼這件衣物便會面目全非。這裡的問題是：是把保持我們公認彌足珍貴的價值作為目的呢，還是不惜一切代價的來胡亂使用？幸運的是，從一個國家遺產保護政策的角度來看，後者大概是不會被考慮的。

最佳行為示範：CHEONG FATT TZE公館

這個方式可以由一些最佳實例來說明。我有幸參與的這樣一個專案是位於馬來西亞彭南的CHEONG FATT TZE公館。通過向您介紹這座建築，我或許可以借用一種簡潔的思想向您傳遞對這種方式的總體性認知。

一本名為《藍色公館》的書對這座建築已經進行了全面綜合的剖析，所以在此除了說明這座建築是在1888年由“南洋第一位資本家和最後一位中國人”Cheong Fatt Tze建造作為他在彭南的寓所和副領事館之外，我將不會贅述該公館的歷史和背景。沿用中國庭院式房屋須足夠寬敞以容納祖孫三代的建築傳統，這座公館同時也為Cheong Fatt Tze提供了商務中心和會客場所的作用，成為中國政府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第一個副領事館。

該建築於1990年被一群關注它的遺產保護者們獲得，而我正好是他們所謂的保護建築師，但我在那個時候完全沒有任何關於應如何恢復一處歷史建築的知識和工作經歷。我簡直是從頭開始學起，但正是憑藉好運氣與我所處團隊經過嚐試從該專案學得的一些常識，我才完成了這個任務。該專案最終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民間遺產保護而剛剛設立的2000年度亞太遺產獎評比中獲得了“最優秀專案”的榮譽。

我們知曉我們無法將這座房屋保留作為住宅，所以我們要或多或少引進新的用途。儘管在十一年

間考慮了許多的可能性和建議，我們最終選擇了將房屋變成了現階段風貌的方案，但這僅僅是一種慣性的結果，而決非是我們具有任何聰明才智和高瞻遠矚。在這個“瞎打瞎鬧”的過程中，偶爾獨具匠眼的“專家們”會略有投入，最後的一次改變發生在2001年。這是一條漫長而痛苦的征程。但當到達終點後，我們可以自豪地講：所有的傷痕、錯誤、絕望和折磨都是值得的。在這段旅程之中，充滿了發現、學習、教誨、分享的喜悅，同時伴隨一種成就感，因為我們最終設法為我們自己和其他人創造了一種純粹的遺產保護經驗，一種從這座可在彭南的市集中矗立著的公館的生命與靈魂裡尋到的經驗。

生命再現

在我的這個介紹中，對我們從這個專案中學到的東西做了概括。

在早年，當我們竭盡全力想將這座建築恢復它的本貌時，我所得到的僅有的異常清晰的資訊便是“這座建築的生命必須得到再現”。我在作決定時下意識地貫徹了這個資訊。最終的結果表明了一切，但我無法在此充份進行描述。您必須親眼目睹這座建築，親身體驗它的存在。可是我可以向您描述這個信念是如何引導我們團隊的。這個“生命再現”其實就是關於“該建築生命的本質到底是甚麼與我們應如何重新再現它？”我們一直在問：“這些空間用來做甚麼？”“為甚麼規劃要這樣佈局（意指整座建築和它的建造）？”，“在不損害原創性的情況下可以使該建築擁有何種新用途？”答案自然而現。為安裝現代設施和必需之物，須人為地對建築某些地方加以改造，但這必須遵循和諧相稱的途徑，存故納新，自然舒坦。當然這是因為這個適應性再利用的概念最為接近該建築的原始意圖。

生命再現之詳解

如果您將生命再現的想法延伸到具有歷史意義的演出大廳、街道或飛地，您將開始做如下一些事

情：

1) 您將會想要保持現存的用途與活動。這些用途和活動通過盡量保存土著居民和本地商業已經設定了該區域的傳統。您腦中須有這幅清晰的文化地圖。

2) 如果引入新的用途，您會希望這是個循序漸進和天衣無縫的過程，同時希望這些決定是合理、互補和具有戰略意義的。這種方式正如同一位原零售業諮詢者為一座購物廣場的某些商業種類指定區域和地點。不同的是這位諮詢者是努力從零開始創造他希望行之有效的新模式，而對一片古老街道或區域而言，可持續模式已經在時光通道中進行了演化。遺產規劃者祇需要調整業已存在的社會和經濟方式，特別是當所在地文化充滿活力的時候。

3) 如果您正面臨使一個凋敝的環境獲得重生的課題，您將會希望重新設計或重新建造當地慣用的傳統模式。這再一次回到了生命再現的整體性觀念。

許多“遺產開發者們”錯誤地為了商業中心將整個遺產區域改造。這是一種單一利用方式，將土地資源完全等同於商業回報。然後他們不得不拚命宣傳和推銷他們開發的地方以求維持，結果一段時間後這些努力就變得異常苦澀乏味。

但是假如該區域擁有很多居民，情況就不一樣了。許多策略都可以成功地奏效。現在可以想起的如下：

1) 通過對歷史性建築的適應性再利用引入社會化住房群；

2) 創造本地“市場空間”（提供可承受價格的商品的臨時街市）；

3) 為提高市內居民生活質量而修建的民用和娛樂設施。

其它專案

我自此便面對許多其它適應性再利用保護專案工作，這其中一些專案在此將作介紹。不管結果怎

樣，貫穿始終連續不變的資訊便是“舊衣新穿”，這個表述也引發我將之作為本篇報告的標題。因此不管是將一處銀行轉變為一座畫廊還是將一排街坊式房屋轉變為一座食品中心，轉變的方式是維持不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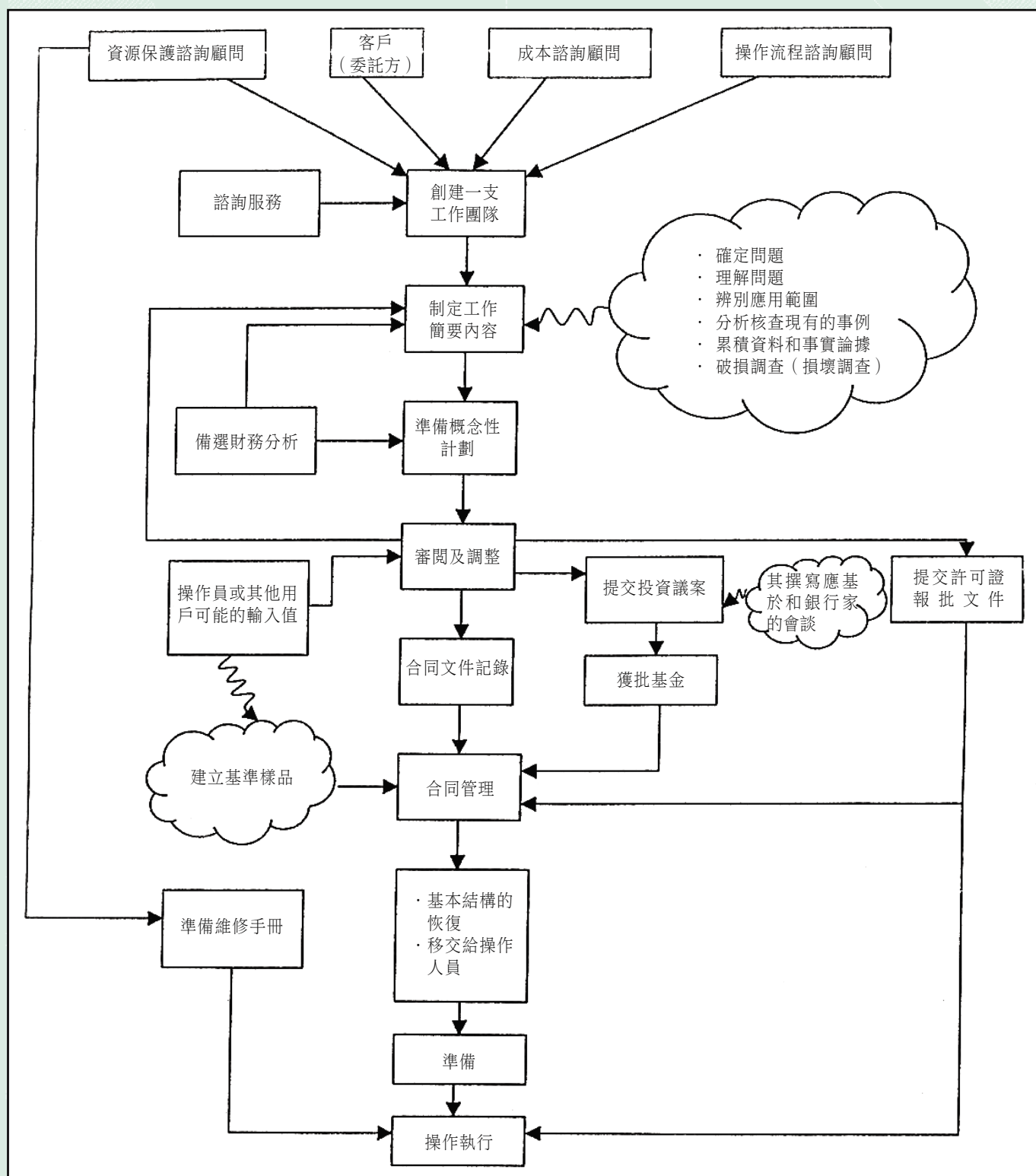
適應性再利用模型

通過後理論解釋，我已經做出了一個適應性再利用的模型（請看附圖）。該模型許多方面是其它討論範圍的主題，在今後會有機會接觸。我已經在此表述並強調過了：一座歷史性建築不是商業上成功的萬能靈藥，它僅僅是一片帶有催化作用的美麗天地。一個劣質的商業企圖無論何時何地都是劣質的。

結論

在制定改造和改造管理的規劃時要注意建造一個可以控制改造進度的機制。那些完美的建築物，比方說一處完整的歷史上的飛地，是按照當地環境決定的施工方式和速率隨時代時光流逝而不斷增長。這種增長緩慢積累，和一種非全球性的文化的發展步伐相匹配。在澳門，注意力並非放在某座單獨的建築上，而是整個建築群體。差不多需要一種整體性的方式來確保遺產保護完成其目標，然而這個過程不能為了與現代社會開發的模式相匹配便操之過急。相反，如果計劃進行一次適應性的再利用，應該遵守一條慢速釋放規劃權利的方式，不要一夜之間便促成天翻地覆的變化。必須向政策的修改提供足夠時間，這是為了逐步驗證開發觀念的正確性和促使業界汲取前車之鑒。因為一座遺產建築物並非自動便是確保成功的神奇公式。當一個被選定的意圖被證明是無效或經濟上不可行時，必須確保隨時能夠回溯到改造前的模樣。

盛力譯



適當再利用歷史財產（已有資源）能帶來的潛在收益